

不一样的科普小说

“植物迷侦探”系列

追蓝 奇案

[法]吉耶麦特·莱斯普朗迪-泰 著

[法]克洛蒂尔德·佩兰 插图

陈曦琳 译

法国巴黎科技馆
甄选科普书籍

特色植物知识小丛书
附

浙江文艺出版社



“植物迷侦探”系列

追蓝奇案

[法] 吉耶麦特·莱斯普朗迪-泰 著

[法] 克洛蒂尔德·佩兰 插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蓝奇案 / (法)莱斯普朗迪-泰著;陈曦琳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39-3564-1

I. ①追… II. ①莱…②陈… III. ①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408 号

Original edition: Thomas L' Aristoloche et l' affaire des bleus

© Editions Le Pommier-Paris, 2010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迪法国际版权代理(www.divas-books.com).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2-79 号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水墨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追蓝奇案

[法]吉耶麦特·莱斯普朗迪-泰 著

[法]克洛蒂尔德·佩兰 插图

— 陈曦琳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300 毫米 1/32

印张 5.75

印数 0001-8000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564-1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多玛将此故事

献给走遍乡村寻找美丽色彩的瑟拉菲因

伽斯帕将此故事

献给绿队巨星多米尼克·罗希都





目录

- | | |
|---------------|----------------------|
| 1 / 未完成的舞蹈 | 角落里的签名 / 75 |
| 9 / 鲍达尔的照片 | 贗品出现 / 80 |
| 16 / 义不容辞 | 茜草有难 / 88 |
| 22 / 蓝色频现 | 来到“小锅” / 97 |
| 26 / 博物馆之行 | 化名 / 104 |
| 34 / 旅人公园 | 伟大的牺牲(一个球迷的牺牲) / 116 |
| 40 / 茜草,你躲哪儿了 | 画作背后的地址 / 124 |
| 47 / 沸了就废了 | 电视传信 / 131 |
| 54 / 散沫花,胭脂树 | 始料未及 / 137 |
| 59 / 玛丽其实是大叔 | 始于玩笑 / 140 |
| 68 / 伽斯帕出马 | |

我的笔记本和标本册摘要 / 146

主要的天然食用色素 / 170

词汇表 / 172

相关画家 / 175

未完成的舞蹈

5月10日星期一《巴黎人报》消息：

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遭亵渎

昨有人将一幅油画暗中携至该馆常设展厅，并将它挂在了画家马蒂斯的名作《舞蹈（未完成版）》^①的旁边。

——挑衅者同时留下一封信，署名为“未青艺联——未成名青年艺术家联合会”，宣称对此行为负责。如果警方的调查进展迅速，想必这些青年艺术家离出名不远了！

值得探究的是，他们的动机何在？挑衅？吸引眼球？

① 马蒂斯创作过多幅名为《舞蹈》的油画作品，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藏有两幅，其中的未完成版《舞蹈》为巨型三联画。——译者注





或者如负责本案的卡罗尼警官所说的,是这些来历不明的未成名者发出的一种警告?换言之,这个联合会铤而走险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做出这样的行为很有可能被处以重罚,甚至获刑。目前,为了解开疑团,画家和科学家们正在对这一画作进行研究。

差不多每天放学后,我们都泡在阿纳托尔的店里,这是我们巴黎五区最好的书店兼烟铺,紧挨着卢森堡公园,今天也不例外。

伽斯帕和我通常要花半个多小时翻翻报纸才回家。我死党的爸妈对他管得很严。我妈妈工作忙,只要我按时完成作业,第二天又没有测验,她就由着我自己安排。我在阿纳托尔店里待上一会儿,然后去见鲍达尔教授。

阿纳托尔摆在醒目位置的一份报纸上的大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发生这桩怪事的正好是美术老师过几天要带我们去参观的博物馆!

“看到了没有,伽斯帕,想不到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也会发生这么刺激的事!下周三的参观肯定大有看头。”

这哥们不耐烦地瞥了一眼我硬塞给他的报道。他正沉浸在他心爱的故事中,报纸上的爆料他一般不感兴趣。

“‘褻渎’,”他浏览了开头几行,咕哝道,“记者就爱拽大词!他们应该在重要比赛刚踢完的时候去球场里转转,这样他们才会明白该怎么说话!博物馆里根本没有遭到破坏,没有哪幅画被刀划了吧,也没有哪件艺术品被顺走吧?再说这《舞蹈》不是未完成吗,想办法完成它不是挺有意义的吗?”他讽刺道。

伽斯帕对任何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反正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难得这回我也认同他的看法。我觉得把自己的作品挂到大博物馆里,这种做法挺带劲的。想出名,这可是条捷径。应该跟艾米丽说说,让她知道还有这么一招……

“选好了没有,别每份报纸都去翻翻,我这儿不是图书馆。”

我们埋头看报,没注意阿纳托尔走了过来,他粗声大嗓地吓了我们一跳。我一惊,手里的《巴黎人报》软塌塌触到了地上。

阿纳托尔面色不善。平常他对我们还算客气,我们是他





的老主顾了，尤其是伽斯帕。这哥们天天要买《队报》，追踪他崇拜的球星们的新动态，另外还要买一两份周刊，也是为了足球。

没错！伽斯帕对这项球类运动依然痴心不改。他每天早上之所以起床，之所以呼吸，之所以活着，完全都是为了足球。

我对足球并不怎么感冒，我买的报刊都是关于自然的。自从鲍达尔教授把我领进了植物的世界，并且给我讲了那么多植物的用途和奥秘，我就成了一个标准的植物迷。我想把所有相关的刊物都搞到手，可惜手头比较紧，跟伽斯帕没法比，艾米丽只给我一周一刊的开销。倒不是说她特别小气……只是这阵子她在存钱。

艾米丽，伽斯帕，鲍达尔教授……你们当然还记得他们吧！我再简单地回顾一下：

先自我介绍，我叫多玛，多玛·勒马兜铃。这一点往后就不重复说了：老祖宗勒马兜铃骑士传给我的这个姓氏，虽然你们觉得好笑，我却一直引以为荣。有时候你们以为我在自言自语，其实我是在跟这位老祖宗商量事呢：他会给我支

招,当然,都是高招。

我跟我妈妈艾米丽住在巴黎,她在离我们家不远的贤医院做护理员。这工作她也喜欢,不过这几个月,她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开一间自己的小饭馆或者茶吧——到底开哪一种,她还没有打定主意。

哎!我妈妈的另一件事就不那么好玩了:她有了未婚夫。关于我早年的生活在这儿就不展开了,这么说吧,因为我爸爸不知去向,艾米丽的身边很长时间就我一个男的。于是,兽医维克多登场了,我可不太愿意。这么一来我有点烦他了,按说他也有他的可取之处:首先,他是伽斯帕的叔叔,伽斯帕和他关系特好,另外,之前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他鞍前马后的没少出力^①。

伽斯帕·杜马莱是我在蒙田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同班同学。从上幼儿园开始,我跟他一直都是同班同学。

不过,我们两个人各方面的反差可大了:我个子小,戴眼镜,一头红棕色鬈发,而他人高马大,留着长长的金发。我

^① 参见“植物迷侦探”系列的《疯狂的下毒者》和《香水古堡爆炸案》。——原注





妈妈让我别发愁：我们家的人长个都晚，将来我一定能后发制人。至于红棕色鬃发，就跟我的姓一样，对我来说毫无压力。情况甚至还挺乐观，这些天我跟一个叫玛丽的女孩交上了朋友。回头有什么进展，我再告诉你们！头一个就告诉你们，我保证！

鲍达尔？你们不记得他了？的确，我应该称呼他“鲍达尔教授先生”，他是全球知名的茄科植物方面的专家，巴黎药学院的植物学教授。在他的引导下，我也成了植物学家。没错！“植物学家”指的是专门研究植物的人。我觉得自己能配得上这个头衔，前几次的经历让我上了一个台阶：照片上了报纸，在学术圈里有了（一点点）名气。

如果鲍达尔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进行什么调查，第一时间就会找我帮忙。

这几个月来我有没有翘尾巴？还行，你们可以放心。我想摆摆谱，在社会上（比如在初一女生面前）出出风头的时候，我的死党伽斯帕就会逼着我直面现实：我就是个普通男孩，跟所有男孩一样，回到家得做作业，开饭前得洗干净手帮妈妈摆餐具。甚至在普通男孩里面也算不上特别拔尖。我

们买了一种两欧元一包的糖果来吃,吃得十个指头紫红紫红的,就像刚刚做完桑葚果酱似的。在这种情况下,翻看那些我们并不打算买的报纸而不破坏它们的外观就很难做到了。

阿纳托尔实在看不下去了,走出收银台,也顾不上给那帮烟瘾十足的老主顾拿烟,赶过来找我们的麻烦。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快。

“我们这就走,阿纳托尔先生,这就走。对不起了,我把报纸捡起来,我们在看一篇报道,就差最后几行了……”

这是一幅高 45 厘米、宽 30 厘米的小画,显然刚一开馆就被挂上了,但是将近中午时分才被工作人员发现。

“保安肯定在睡大觉吧。”伽斯帕嘿嘿地笑。

我嘴上没说什么,脑子里可没闲着:倒霉的保安是不是遭遇了袭击,或者被人麻翻了?这桩离奇事件显然要从这个问题查起……

伽斯帕瞪我一眼:他从我兴致勃勃的表情里猜出来了,我嗅到了一些什么。





“今天晚上，里昂对圣艾蒂安的德比大战，电视上有直播，我爸爸破例同意我看，别指望我陪你去搞什么调查，”他忙不迭地说，“再说了，这种事情归警察管，轮不到你操心吧，植物百事通先生。”他耸耸肩膀强调道。

这句话大错特错，伽斯帕，咱们走着瞧。

鲍达尔的照片

我没时间去试着说服伽斯帕，余下的时间我得赶去见我的朋友鲍达尔教授。他的实验室简直是我的第二个家……一个让我流连忘返的家！进了药学院，走在大学生们中间，我显得有点不协调，不过门卫认识我，一向给我开绿灯，学生们也早就见怪不怪了。

我很急，因为看报，花在书店的时间超过了预计，鲍达尔给我的手机发了一条语音信息，要我尽快过去找他。

从他的语气里能听出来，事情很急，而且不是一般的事。我知道，肯定有什么墨西哥、马达加斯加的新品种要给我看。我会帮他一起辨认……好吧，我就是帮他往瓶子上贴贴标签罢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

像平常一样，鲍达尔教授的写字间乱得超乎想象，不过





“乱中有序”，想找什么东西他总能找到。只是发现它们的地方会比较匪夷所思……而且你得有点儿耐心。

当然，这儿是没有位置给我挂外套的，我就像在家里一样，把衣服撂在一把基本上空着的椅子上。所谓“空着”，就是说上面没有腊叶，没有制作中的标本册页，更没有装满珍稀种子的玻璃罐，只有一摞牛皮纸档案袋，我悄悄把它们搬到鲍达尔的写字台上——我进来的时候教授没看到我。

一个超厚的档案袋从我手中滑脱，里面的东西散落到了桌子底下。

“多玛，是你吗？你趴在地上干什么？”鲍达尔听到了我手忙脚乱地拉椅子的动静，从实验室里跑出来喊道。

“你好，教授，”我从桌子底下探出脑袋，支吾着说，“我在捡被我不小心弄到地上的照片。”

我把捡起来的一沓照片递给他。

我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他就劈手接了过去，一边咕哝着说：

“行了，以后小心一点，人家给我这些照片是为了查一个重要的案子。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他换上了比较柔和的

语气，“我找它们找了快一个小时，能找的地方差不多都找了，你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查什么案子？”

鲍达尔虽不八卦，但我希望利用他此刻的喜出望外从他嘴里套点话。我注意到，回答我之前他迟疑了一会儿，查看照片，整理一番，一边挠着下巴，仿佛这个动作有助于他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隔着他的肩膀偷瞄那些搞得他如此为难的材料。鲍达尔埋头工作，没有发觉我的造次。

我勉强在第一幅照片上看到了蓝色背景上白色的身影，好像是些体操运动员，或者田径运动员。奇怪！第二幅照片更奇怪了：就一块四四方方的蓝色，蓝汪汪一片。

“想看的话一块儿看吧，”鲍达尔咕哝，把照片一张张在桌子上排开，“找张椅子坐下来，躲在后面做小动作帮不了我什么忙的。”

我感觉自己似乎被当成了小偷，不过说真的，我的脸皮没那么薄，既然人家发话了，那还客气什么呢！

“这是翻拍的画家马蒂斯的未完成版《舞蹈》。”鲍达尔

